

崂山



文化研究丛书

崂山游记
精选评注

周远斌

评注



人民教育出版社

崂山
文化研究丛书



崂山游记精选评注

周远斌

评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贺 畅

责任校对:史 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崂山游记精选评注/周远斌 评注.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7
(崂山文化研究丛书/刘怀荣主编)

ISBN 978-7-01-014709-3

I. ①崂… II. ①周… III. ①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061277 号

崂山游记精选评注

LAOSHAN YOUJI JINGXUAN PINGZHU

周远斌 评注

人民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张:16.25

字数:225 千字

ISBN 978-7-01-014709-3 定价:49.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本社图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服务电话:(010)65250042

前言

崂山,史上有牢山、劳山、鳌山等名称。崂山山脉纵横绵延数百平方公里,主峰崂顶海拔 1132.7 米,为我国海岸线最高山峰。山海相接,山奇水美,有“神仙窟宅”、“灵异之府”、“第一名山”等美誉,甚至有“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崂”之高赞。游览过崂山的古今文人墨客,莫不睹景兴情,多有记游之作。

古代游记肇始于魏晋,成熟于唐宋,大盛于明清。古代崂山游记也基本上与此同步,亦大盛于明清,创作的游记作品数量骤增,且内容更为丰富。《巨峰白云洞记》、《鳌山记》、《劳山九游记》、《游崂东境记》、《八仙墩记》、《游白鹤峪悬泉记》、《夜游九水记》、《那罗延窟记》、《白云洞观海市记》、《游鹤山记》、《崂山观日出记》、《游槐树洞记》、《游崂山西境记》、《崂山华严庵游记》、《崂山道中观海市记》,从诸篇名可以看出,自巨峰、八仙墩、白鹤峪等自然景观,到白云洞、那罗延窟、华严庵等佛道人文景观等,均为游记所描述。

崂山濒海而立,山之雄奇,海之壮阔,两者相得,胜景迭出,游记中多有再现。有写山水之灵动与轻雾之变换者:“巨峰之巅有洞焉,曰白云洞,深而明,旁有水泉,可引以漱濯,甲于巨峰。虽当晴昼,云气蓊郁,则咫尺不可辨,顷刻变幻,则又漠然不知其所之矣。”(明蓝田《巨峰白云洞记》)有写观月听涛之壮阔波澜者:“月色映海,波已溶溶不可状,而暮潮复撼激峰山有声。取酒酌崖头,诸生放歌,铿然与海涛应,不知身之尚在人境也。”(明邹善《游劳山记》)有写山势之奇险与大海之雄壮者:“宾日也,海水在足底,虚青溟浮一气,吞吐石动,潮泊若天吴之出奔,观奇矣!趋下薄视,反而望之,侧影夺目,诸峰飞越,鸿蒙相杳,倏无忽有。”(明高出《劳山

记》)有写日出之变幻莫测与云霞之映衬者:“初自游底升,状如金盆,其动如猱,满亏不定。稍升而高,体乃圆,或曰水气摩荡然也,或曰日出状各殊。天极晴,海波不兴,为一状;有风为一状;有云为一状。故或极圆如轮,或微长如瓶,乍阔乍奄,或影射水如珠盘,或其围参差伸缩如火动,海上人得备而见之。”(清张允抡《游崂东境记》)有写海市蜃楼之奇谲与变幻者:“西南小山幻为庐舍市肆,与林木相间,厠市南,高矗一竿,竿旗微动,若迎风摇扬然者。已而,岛南别起一城,不与故城相接,其上崇楼杰耸,数之凡三层,而西南庐肆渐隐,微见茫茫烟树而已。顷之,崇楼降为方亭,垣周其外,其南复为庐肆如前。凡诸物象变迁,皆在新旧二山岛中,城垣固如故也。少焉余象尽泯,惟见岛峰高矗,其他悉化平远之山。已而,但存两岛及西南新旧二山,岛中平山亦灭。”(清徐绩《崂山道中观海市记》)崂山游记,将崂山之气势与大海之波涛完美结合,突破性地将大海引入山水游记,丰富了山水游记题材,同时也拓展了山水游记的审美趣味,促进了中国古代游记散文的发展。

《崂山文化研究丛书》总序

崂山位于齐地之东部，僻处海滨，砥柱洪流，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都属于人迹罕至之地。然崂山之名，不仅在历史上很早就广为人知，而且在当代国际社会，也堪称是东方名城青岛的特殊标志。在国外，如果有人知道崂山而不知道青岛，也许并不是一件不可理解的事。

崂山美名的广泛传播，固然与其“三围大海，背负平川，巨石巍峨，群峰峭拔”^①、深幽而罕见的自然风光不无关系。而就实际的情形来看，道教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神秘文化，也许是引起古今中外人士关注崂山的更重要的因素。在崂山道教正式诞生之前，齐地即已因方仙道、黄老之学以及黄老道而闻名遐迩。这不仅构成了崂山道教特有的显赫“家世”，也成为其后来植根深厚、叶茂枝繁的地域文化沃壤。因此，从汉代的张廉夫、唐末五代的李哲玄，到北宋的华盖真人刘若拙，再到金元之际的全真诸高道，都不约而同地选择崂山作为隐居、修道之所，可谓英雄所见略同。崂山道教后来能发展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出现“九宫八观七十二庵”的盛况，虽离不开全真教历代高道的大力弘扬，但神秘独特的自然环境与悠久深厚的文化传统，更是缺一不可的。

崂山道教的发展，进一步提升了崂山的知名度。从明代万历年间起，佛教中人也开始把目光投向这里，但道教在这里有深厚的根基，晚

^① 《道藏》第25册，文物出版社、山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联合出版，1988年版，第819页。

来的佛教注定无法占据上风。憨山、自华、慈霭，虽然都是僧人中的佼佼者，但憨山所建海印寺在万历佛道之争中被毁，即墨黄氏、周氏两大家族为自华所建的洪门寺（又名西莲台），到了清代乾隆末年就已倾圮。只有慈霭任第一代住持的华严庵，经数次重建，后更名为华严寺，至今仍存，这也是崂山目前唯一的佛寺。虽然崂山佛教远不如道教兴盛，但同样不可忽略。

山海胜境、神仙传统，吸引了道、佛二教，而这三大资源的汇合，进而引发了世人无穷的好奇之心。虽然道路崎岖难行，历代仍不乏名人雅士前来探胜观光。直到德国占领青岛期间（1897—1914），开辟登山通道十六条。此后，沈鸿烈主政青岛时期（1932—1937），进山道路得到进一步的修缮，游人更是接踵而至。而古今文人墨客来游者，往往将人生之悟、身世之慨与山水之美融为一体，即兴为文。岁月沉积既久，不仅道佛文化自成体系，自有历史，名人也为崂山日益增色，他们留下的那些流布人口、传之后世的诗词文赋，更成为崂山人文的重要组成部分，使这座清奇幽深的名山，增加了更加丰富深沉的人文意味。因而，梳理、总结崂山之人文，也就显得更加重要。在这方面，古人已经做了很多，从明末黄宗昌撰写第一部《崂山志》、近代太清宫道士周宗颐撰写《太清宫志》起，修撰各类《崂山志》及探究崂山道教历史发展者，实在不乏其人。因而，崂山宗教文化与历史、来游崂山的名人及其诗文著述，已在无形中构成了人文崂山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每年前来崂山的游人动辄过千万^①的今日，把崂山文化以通俗易懂的方式，准确地

^① 据崂山区统计局《2012年崂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3年崂山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12年崂山区接待海内外游客995万人次，其中，国内游客863.5万人次，入境游客131.5万人次；2013年接待海内外游客1147万人次，其中，国内游客1119万人次，入境游客28万人次。分别见崂山区委区政府门户网站“崂山统计局”，<http://tjj.laoshan.gov.cn/n206250/n500254/index.html>，2013年2月5日、2014年2月21日。

介绍给所有海内外游客，就显得更为重要。

这样的一种认识，对我们来说并非一时的心血来潮。早在笔者初到青岛工作的1992年，就发现崂山道教史及文化史的相关介绍中，存在着不少似是而非的问题。1993年9月15日至18日，中国旅游协会旅游文学专业委员会（中国旅游文学研究会）第六届年会暨93青岛国际旅游文化研讨会在青岛市召开，会议由青岛大学文学院具体承办。笔者当时提交的论文是《崂山道教及其在中国道教史上的地位》（后刊于《东方论坛》1995年第3期），这是我探讨崂山道教文化最早的一篇文章。自此之后的二十多年来，我本人断断续续写了一些有关崂山道教、崂山志或崂山文化的文章，也尽可能收集了与崂山文化有关的典籍。其间，还在青岛市崂山文化研究会中负责过宗教文化专业委员会的工作。研究会出版的《崂山研究》第一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二辑（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所收的一批论文，也可以看作是在上述认识的指导下，组织部分师友所做的一点工作。当时的参与者，有两位也是本丛书的作者。

经过多年的思考和准备，我们逐渐形成了选择典型的专题和典籍对崂山文化进行系统整理的思路。苑秀丽教授与笔者共同出版的《崂山道教与〈崂山志〉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版）一书，是这项研究工作的第一部著作。与此同时，我们启动了本丛书的写作。丛书围绕典型专题与代表性典籍两大重点，首先选定了如下七本著作作为第一批研究课题：

《崂山道教与佛教研究》，通过历史文献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全面收集崂山道教、佛教的相关史料，对崂山宗教的发展历史、重要事件、高僧高道、宫观兴废等进行系统、深入的研究，考镜源流，订正讹误，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崂山道教、佛教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

《崂山文化名人考略》，对先秦至近现代的崂山文化名人进行全面

梳理，将一千多位崂山文化名人分为本籍文化名人、寓居文化名人、记游文化名人、宗教文化名人四大类，对他们的生平和与崂山相关的事迹及著述等进行研究和考证，增补前人著述之缺漏，订正以往研究之舛误。尽可能完成一部集学术性、工具性、资料性为一体的崂山文化名人研究著作。

《崂山志校注》，对明末即墨人黄宗昌父子所撰的第一部《崂山志》进行全面的校勘、整理和注释。以民国二十三年（1934）本为底本，仔细参校手抄本、民国五年（1916）本《崂山志》及嘉庆十三年（1808）刻本《崂山名胜志略》等其他7个版本，对各本择善而从。同时，纠正以往各本失误，并广泛参考各种相关书籍，对书中的难解字词、重要事件、历史人物、典章制度、宗教知识等，做出准确、简洁、通俗的注释。力争为读者提供一个最好的《崂山志》校注本。

《劳山集校注》，《劳山集》为近人黄公渚（1900—1965）歌咏崂山美的专集，收词137首，诗138首，游记13篇。在众多歌咏崂山的文集中，地位独特，成就突出，甚至可以说至今无人能出其右。《劳山集》初印于香港，无标点，且在内地从未正式刊印。本书首次对《劳山集》进行标点、校勘、注释，并对黄公渚生平、创作、学术等做了初步研究，是国内外第一部《劳山集》标点排印本和校注本。

《周至元诗集校注》，周至元（1910—1962）著有《崂山志》、《游崂指南》、《崂山名胜介绍》等多部介绍崂山的著作。其《崂山志》也是黄宗昌《崂山志》之后最具代表性的一部。他存世的一千余首诗歌，也多写崂山，但至今没有一个全本。本书以周至元子女自费印刷的《周至元诗文选》（1999年）、《懒云诗存》（2007年）为基础，全面搜集周至元存世诗歌，并做了详细的校勘、注释和订讹，是收集周至元诗歌最全的第一个注释本。

《崂山诗词精选评注》，从历代数千首崂山诗词中精选了从唐代至

近代一百五十多位诗人歌咏崂山的诗、词二百余首，每首诗词在原文下，均介绍作者生平事迹，疏解难解字词，并从诗词内容和艺术特点切入，对诗词加以简要的评析。

《崂山游记精选评注》，从各种文献记载的众多崂山游记中，精选29篇游记，对每篇游记进行细致校勘，纠正前贤的校点失误，对难解字句、典章制度、宗教知识等做了通俗的注解，并从艺术上做了简洁的评析。

上述七部著作，或立足于崂山道教佛教和文化名人，或选择最具代表性的崂山文化典籍，或精选历代崂山游记和诗词中最有代表性的篇章，以点面结合、突出重点的方式，对崂山文化最有代表性的部分，进行研究和整理，将其中最精华的部分介绍给读者。我们相信《丛书》的出版，将为读者也为海内外游客了解青岛和崂山开启一扇全新的窗户，对于提升崂山和青岛知名度、推动地方旅游发展，改变青岛文化底蕴相对不足的现状，都将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七部著作均为青岛市委宣传部与青岛大学合作共建的青岛地方文化研究中心的规划项目，分别在2013年和2014年，获批为青岛市社科规划办重点资助项目。青岛市委宣传部理论处处长、规划办主任王春元博士及相关评审专家，对项目给予了高度肯定。他们的鼓励和支持，是我们完成丛书不可缺少的动力；我校分管文科的副校长夏东伟教授，科研处张贞齐处长，社科办主任、科研处副处长欧斌教授，也都始终关注着项目的进展。正是他们的支持，丛书才得以在较快的时间内完成并面世。在此要首先表示真诚的感谢！

丛书出版过程中，人民出版社以贺畅老师为代表的一批优秀编辑和校对，对书稿内容多有订正，其严谨的编校作风，扎实的专业功底，不仅使丛书消除了很多失误和不足，也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此我愿代表课题组全体成员，表达崇高的敬意和谢意！

丛书的作者都是高校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和传统文化的教师，没有大家数年来的共同努力，这套丛书也许还在进行中。重点研究以山海胜境和神仙传统为依托而形成的宗教文化、名人（家族）文化及各类重要典籍，是包括课题组成员、青岛市古典文学研究会成员在内的一批在青工作的同道，对青岛地方文化研究坚持多年的一个基本思路，也是我们多年来“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愿望。如果这套丛书的出版能成为一个良好的开端，为地方文化研究的深入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则正是我们所衷心期望的。

刘怀荣

2015年4月8日于青岛大学

目 录

前 言	1
巨峰白云洞记	明·蓝田 / 1
鳌山记	明·陈沂 / 7
游劳山记	明·邹善 / 16
劳山记	明·高出 / 22
鹤山观海市记	明·高出 / 37
游崂山记	明·汪有恒 / 42
劳山九游记	明·高弘图 / 57
劳山周游记	明·曹臣 / 78
游槐树洞记	明·张允抡 / 95
游崂东境记	清·张允抡 / 100
游崂山西境记	明·张允抡 / 108
崂山记	清·纪润 / 115
八仙墩记	清·黄玉瑚 / 133
游白鹤峪悬泉记	清·黄垺 / 137
夜游九水记	清·黄宗崇 / 144
那罗延窟记	清·黄宗崇 / 151
游劳山记	清·张道浚 / 155
崂山观日出记	清·徐绩 / 164
崂山道中观海市记	清·徐绩 / 168

崂山华严庵游记	清·李中简 / 173
白云洞观海市记	清·尹琳基 / 178
游劳山记	清·王大来 / 185
再游劳山记	清·王大来 / 190
重游崂山记	清·林钟柱 / 194
游鹤山记	清·刘梦南 / 207
劳山游记	近代·傅增湘 / 212
劳山赋	清·张谦宜 / 227
吊海印寺故址赋	清·蓝恒矩 / 235
劳山赋	清·江曦 / 242
后 记	246

巨峰白云洞记

明·蓝田

即墨之东南，百里皆山焉。山之最大者，曰劳山。劳山之群峰其最高者，曰巨峰。巨峰之巅有洞焉，曰白云洞，深而明^[1]，旁有水泉，可引以漱濯，甲^[2]于巨峰。虽当晴昼，云气蓊郁，则咫尺不可辨，顷刻变幻，则又漠然^[3]不知其所之矣。然地高气寒，又多烈风，非神完骨强者，不敢久居。其登也，缘崖攀萝，崎岖数十里，非有泉石之癖^[4]者，亦不能至也。北泉山人，薄游海上，^[5]南访胸山，登琅琊台，北观之罘山，雄秀突兀，皆未有若劳山者也。《齐记》^[6]曰：“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劳。”是劳山之高，高于泰岳矣。然劳山僻在海隅，名未闻于天下，而胸山、琅琊、之罘，以秦皇之游览也，人人知之。呜呼！山之见知与不见知而亦有幸不幸存焉。山川且然，而况于人乎！道人张某，得白云洞曰：是与人境隔异，直可以傍日月而依星辰，非元武^[7]之神，不足以当之也。乃于其中，奉事元武，而自居其傍，学炼形^[8]之术焉。嘉靖壬午，北泉山人登巨峰之巅而望焉。面各数百里，海涛蜃气，起伏汹涌，而岛屿出于其中者，皆若飞凫来往，旦夕万状，连峰有无，远迹环绕，村墟城郭，隐隐可指数，神观萧爽，非世人耳目所尝见闻者也。^[9]夜宿洞中，援笔题于石上，曰：居白云洞者，自张某始也。李谪仙诗曰：“我昔东海上，劳山餐紫霞^[10]。”呜呼！安得断弃家事而餐霞洞中，弹琴鼓缶，以咏屈子《远游》之篇也哉。顾今所未暇，聊记于此，以志自愧云。

注释:

[1]深而明:形容山洞幽深却光线明朗。

[2]甲:居于首位的,超过所有其他的。

[3]漠然:无所知觉貌。

[4]癖:癖好。

[5]北泉山人:即作者。薄:迫近,临近,一指稍微。海上:海岛,海边。

[6]《齐记》:晋伏琛撰。

[7]元武:即玄武。古代神话中的北方之神,其形或说为龟,或说为龟蛇合体。

[8]炼形:道家谓修炼自身形体。

[9]迒:近。神观:谓精神容态。

[10]餐霞:餐食日霞。指修仙学道。语出《汉书·司马相如传下》:“呼吸沆瀣兮餐朝霞。”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陵阳子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黄气也。夏食沆瀣,沆瀣,北方夜半气也。并天地玄黄之气为六气。”

【赏评】

崂山素有“海上第一名山”之称,古语曰“泰山虽云高,不如东海劳”,历来游劳之人对此山之风物多有记录,留下了很多珍贵的作品,蓝田这篇《巨峰白云洞记》是现存的第一篇崂山游记。作者以优美的语言、精巧的结构和真诚的情感记叙了自己游览崂山的所见所思,不仅还原了崂山的秀丽美景,还通过自然景色的欣赏引发出许多启迪人心的道理,可谓情理兼备。

蓝田,字玉甫,号北泉,明代即墨人。即墨就是现在的青岛即墨,离崂山很近,这也是他可以多次游览崂山的原因之一。蓝田从小就表现出高人一等的学识和记忆力,7岁左右就能够作诗,可以说是一个神童。相传他能“日诵千言”,文章写得气势恢宏,洋洋洒洒,颇为大气。蓝田做过河南道监察御史等官职,为官清廉,素有正义感,曾经7次上疏举报恶吏,因而名震一时。后来因为某些原因遭贬职,于是回到家里著书讲学,寄情于山川草木等自然之境中,喜欢作诗饮酒,潇洒恣意。这篇《巨峰白云洞

记》就是作者归家游玩时写的,然而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并不是真正的纵情山水,而是“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范仲淹《岳阳楼记》)。作者胸怀大志,却无力施展,只能将满腹豪情寄托于山水。与此同时,经历过人生坦荡起伏的蓝田,在社会和自然中也悟出了许多道理。这些从字里行间都能够清晰地看出来。

在语言风格上,《巨峰白云洞记》骈散结合,言简意赅。开篇只一句“即墨之东南,百里皆山焉”就把崂山的地理位置和庞大气势介绍出来。在介绍崂山群峰的时候,并没有一一陈列,而是有详有略,抓住崂山最高峰——巨峰进行重点刻画,并且突出地描写了巨峰高、大、奇的特点。巨峰山即崂山山顶,也就是崂山最高的地方。巨峰素有“万山之祖”的尊称,此峰经过千万年风雨的吹打变得峭立挺拔,其中有许多奇秀险峻的岩石,堪称鬼斧神工之作。然而一座名山只有险峻的高峰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清澈的泉水,悦耳的鸟语,沁人的花香和幽邃的穴洞,所以作者在简要概括巨峰奇秀的特点之后,就把笔墨的重点落在了白云洞上。作者首先介绍了白云洞的地理位置——位于巨峰的山巅上。设想一下,崂山已经是可与泰山相媲美的海上仙山,山势极高,巨峰是崂山的最高之处,而白云洞又位于巨峰的山巅之上,可以想见洞穴的深幽,这不是一般人可以到达的,所以作者用了“深而明”来形容。在洞穴旁边有清澈的泉水,一洞一泉,一静一动,动静结合,给人一种缥缈出世、妙不可言的美感。白云洞有仙气,这是作者的切身感受。他说即使是在晴空万里的季节,因为洞穴直抵云霄,海雾云霞缥缈缭绕,也会使人有一种朦胧似幻的感觉。再加上云雾大风等天气状况不停变化,更使得洞穴的景色变幻多端,所以作者才会发出“漠然不知其所之矣”的感慨。白云洞有仙气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地势险峻,人迹难至。作者写其海拔高,气温低,天气严寒,又经常有大风呼啸,非有神仙之力不能到达。这不仅从正面强调了白云洞的仙迹,也从侧面写出了登山访洞的不易。

在叙事角度上,本文夹叙夹议,不仅仅是一篇注重描写状物的游记,字里行间还夹杂着作者的人生感悟和生活见解。站在白云洞前,作者目

睹这奇幻之境,不禁追忆起早些年那些曾经游览过的地方。作为一位遭贬的“闲人”,在政治理想、人生抱负不能实现的时候,作者寄情于山水,游览过许多地方,然而在这里他却说“山之见知与不见知而亦有幸不幸存焉”。这种慨叹不仅仅是在将白云洞和其他地方的景点进行比较后得出的,也是在作者将自己的个人经历与白云洞的未为人知结合之后得出的。为何这么仙气氤氲的白云洞却得不到世间所知和称赞?为何这与泰山差不多高耸的崂山却比不上泰山有名?作者解释道“而胸山、琅琊、之罘,以秦皇之游览也,人人知之”,琅琊等山也有自己独特的风格,并不是一无是处,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秦始皇的垂青的确为其增添了广泛的知名度。山是静止的,人心是浮动的,在君主专制的封建社会里,以君主的喜好为个人喜好者,大有人在。而崂山为何得不到君主的赏识?这与它的地理位置有一定的关系。崂山位于东海之滨,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加上地势险峻,不易攀登,因而很少有人选择游览。难道,地理位置的偏僻与否是衡量一座山奇秀仙灵的标准吗?从作者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对此深深地不解,也表现了他对崂山未为人知的愤懑。这种愤懑掺杂了作者坎坷人生的辛酸。前面提到,蓝田曾经做过监察御史,并且在做官期间为人清廉,素有抱负,然而中途遭贬,郁郁不得志,不得已回家赋闲。可以想见,作者内心对此一定是有郁闷愤恨之情的。看到崂山未为人知,作者自然会想到自己的遭遇。这种比拟的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比比皆是。许多文人墨客因故遭贬之后,都会借景抒情或者托物言志,或者“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渊明《饮酒》),或者“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龚自珍《己亥杂诗》)。典型的如欧阳修在《醉翁亭记》中写道“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其实,山水之间也只是表象,根本还是借山水抒真情。本文也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作者并没有极力渲染自己的满腔激情,而是仅用“山川且然,而况于人乎”这九个字。通过这简短的评论,以小见大,将感情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文中提到的道人张某,应该就是武当派创始人张三丰。他是道教中的一个重要人物,曾经在崂山著书教学。崂山不仅自然风光优美,人文历史底蕴也极其雄厚,尤其是道教文化